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土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土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愆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略有閒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
爲也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
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
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
已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
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
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

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卽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
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眾迷中獨悟眾醉中獨醒者所
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
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
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蘖所迷
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

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
之人爾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
也厯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
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
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
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
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
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白告康叔以治本國
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
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
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爲子職
而已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
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

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
歸而喜躬自洗濯腴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
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
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
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
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

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
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
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
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
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
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
顧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
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
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
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
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
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
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
其末所以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

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

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
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
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
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
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
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
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
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
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祇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
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
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
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

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
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
矣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
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旣抑畏凡在位在職者
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
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
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
况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
臣之心在恭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

飲言况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祇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

恭之中於尹人祇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
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